

人性是什麼？

—人類本性

Edward O. Wilson 著
宋文里 譯



心理出版社印行

人性是什麼？

—人類本性

Edward O. Wilson 著
宋 文 里 譯

心理出版社印行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月初版

心理與輔導叢書 ⑨

人性是什麼？

——人類本性

著者：Edward O. Wilson

譯者：宋文里

發行人：柳挹群

出版者：心理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師大路129號5樓之6

電話：(02)3219753

郵撥：0141866-3號

印刷者：瑩欣文具印刷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貴陽街二段32號

電話：3616432 · 3710370

定價：新臺幣壹佰陸拾元整

※如有缺損、破損、倒裝，請寄回調換

~~~~~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

# 譯者弁言

---

本書以科學唯物論爲本，透過新興的社會生物學方法，以探究人類的本性。書中援引大量的證據，說明遺傳演化對於人類本性之決定性影響；但同時也提出文化演化的觀念，說明人類如何藉助於社會體制而造成文化的自體催化以及文明的過度發達，終而形成萬物之上獨具特色的人類文明。

關於人類本性的探究，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當中，無疑的是一個首要課題。作者曾說：「本書不是一本科學的著作。」（見作者序），他的本意是要以科學研究的成果來探入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問題中，以作爲一項彌合兩種文化之分裂的努力。在學院之中，自然科學的學者們對於人性的問題常持著高傲的無知，因此容易輕率地妄下斷言；而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學者們對於前者的反擊，則經常持用熱情的無知——他們批評自然科學的非人性觀點時，多半不太清楚自然科學的學者們何以死心塌地的相信他們的唯物論和決定論。本書作者融合了生物化學、生態學、動物行爲學、人類學、社會學、考古學及心理學等多方面的知識，苦心孤詣地希望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的從業者們正視他所提出的論點。這種努力已掃除了自然科學對人性一向秉持的高傲和無知，雖然論點本身並非全無瑕疵，但其成就已足堪式憑。

譯者一向關注人性之堅確與完整的知識，適有師範大學教育心理系師長吳武典教授推介新近出版之本書，囑咐嘗試翻譯，乃不揣淺陋貿然接受此項挑戰。譯文中若干疏漏之處，蒙師範大學教育學院院長黃堅厚教授指正，特此致謝。此外倘仍有任何錯謬，悉爲譯者的責任。

。還望讀者們不吝賜教。

\* \* \* \* \*

本書為 Edward O. Wilson :On Human Nature(Bantam editi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1979) 的全譯本。原書初版於一九七八年，次年獲得美國普立茲獎（非小說類）。

書中各章之章名原均為單字標題，為引導讀者於初度瀏覽本書時易獲題旨起見，乃在原標題下各接一副標題，如「第四章 萌發：邁向文明的歷程」。又，原書各章內本不分節，為便於閱讀，譯者乃依文義予以分別段落，並各冠以小標題。

書後附有「術語彙解」，將書中出現之各種術語一一作簡單的解說，可輔助讀者瞭解文義。各章註釋附於書末，每條註釋前僅標明所欲註之正文頁次，而不加各條號碼。

宋文里 謹識

# 序

---

人性是什麼？是一套三部曲中的第三本書。在本書完成之前我並沒有刻意去為這三本書作邏輯順序的安排。我將昆蟲社會（一九七一）一書的末章題名為「統合的社會生物學之遠景」。在該章中我倡議：族群生物學與比較動物學用在解釋社會性昆蟲的嚴格體系時既然做得那麼好，那就有可能將同樣的原則一點一滴地轉到脊椎動物這個對象上去。我說：總有一個時候我們可用同一組的參數及量數理論來說明白蟻群和恆河猴群。我沒有辦法抗拒自己在言辭上對自己的挑戰，於是我開始去披閱許多有關脊椎動物社會行爲的重要文獻，並寫下了社會生物學：新的綜合（一九七五）一書。在這本書的末章「人：從社會生物學到社會學」，我聲稱：目前很合理地應用於一般動物上的生物學原則也可有利地擴展到社會科學上去。這個提議引起了異常多的興趣和爭論。

社會生物學出版之後，餘波盪漾，催使我再去更廣泛地閱讀有關人類行爲的文獻，並吸引我參加了許多學術研討會，我也多番地與許多位社會科學家在書信上交換意見。此後我比以往更相信：如今已是彌合兩種文化間著名之鴻溝的時候。社會生物學雖只是族群生物學與演化論延伸到社會組織上的學問而已，但這已是這番努力最適當的表達工具。人性是什麼？便是我在這一問題上發掘的成果。

但這第三本書可不能變成教科書或科學文獻的通俗性綜論。要有系統地談論人類行爲便是要把人類心靈迷宮中的每一道迴廊都拿來作為課題，因此，該考慮的便不只是社會科學，而還應及於人文學科，包括哲學，以及科學發現的過程本身。結果，這本人性是什麼？便不

是一本科學的著作，而是「有關於」科學的著作；同時它也關切著：自然科學到底可以穿透進人類行爲之中多深，而免於使這些科學被轉變成為新的東西？它還檢視了一個相互的衝擊，那就是：對於人類行爲之真正的進化性解釋必須在社會科學和人文學科上才行。人性是什麼？可以當作行爲科學與社會生物學的參考資料來讀，因為我已將參考文獻詳盡地整理過。但本書的主旨却在於：它是一篇深思的論文，文中所論及者是當社會理論在最終與自然科學中和它關聯最深的部份結合起來時，所將具有的深遠影響。

關於這種議論的意見當然很多，而且分歧的情形也十分尖銳，這在社會生物學論及人類行爲的那些章節中可以看得出來。對於那些在信仰上寧願拒斥此說而不作他想的人來說，我倒是甘冒施惠之險。至於對那些直認本書為受過檢驗的科學產品而不帶任何批判之意的讀者，我則要說幾句話：我很可能是錯誤的——不論在任一段結論上，在對於自然科學角色之堂皇的希望上，或在我對科學唯物論所下的全心信任的賭注上。向讀者們說明這些限制，並不表示我故作謙虛，相反的，我是希望穩固我的立場。把進化理論硬生生地應用到人類生活的各方面去，倘若這科學精神本身就是搖幌不定的，或如果觀念提出來以後通不過客觀的考驗而致使自身站不住腳等等，其結果也是一無所獲。諸社會科學至今仍嫌稚弱，而進化論本身也仍嫌不完善，尚不能使本書內所論述者銘諸金石。不過我却堅信，現存的證據有利於這些論點，並且也可使我對達成本書論旨的那些生物研究有更廣濶的信心。

（以下為謝辭及關於某些章節原出處的說明，從略；計刪去兩段四〇五字一譯者）

---

「縱然這些關於人類本性的推論看起來既抽象又費解，但這却未預先設定推論本身是徒然的。換一個角度來說，在許多睿智而淵博的哲學家眼下都能閃躲得過的東西，當然不可能是既明白又簡單的。然而不論這樣的鑽研要花費我們多少的心血，我們仍認為已得到足夠的報償——不只得到利益，還得到樂趣——那就是說，只要我們確能在這般難以言宣的重要論題上添加任何知識的話。」

休謨（Hume），人類悟性之探究  
（An Inquir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



---

\*「令人吃驚——也令人困惑。」

——時代雜誌 (TIME)

---

\*「魏爾生是一位老練而了不起的人道作家。他的見識是使人解放的。這本卓越著作的讀者將會興起一種血緣相親的感覺，而這種血緣乃是存在於人類、動物和昆蟲等同在此一星球上生活的生物。」

——紐約客雜誌 (THE NEW YORKER)

---

\*「這是一本高度智慧胆識的作品……沒有一個政治、社會、宗教或倫理思想的體系可以忽視它。」

——新共和雜誌 (NEW REPUBLIC)

---

\*「這是一本傑作。」

——倫敦泰晤士報 (THE TIMES, LONDON)

---

---

\*「人性是什麼？是一本由一位才氣橫溢、思想淵深的科學家寫下的光輝著作。

——人類行為期刊 (HUMAN BEHAVIOR)

---

\*「為普通讀者而作……其知識與瞭解的廣度和深度只能來自全心奉獻的學者風範。」

——紐約時報書評 (THE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

\*「魏爾生的新書代表了一個意義卓著的階段，這個階段位在我們已經開拔的一場令人振奮而又惶恐的旅途上。」

——編年記綜論 (CHRONICLE REVIEW)

---

\*「引人入勝，亦且重要無比。」

——華盛頓郵報圖書世界 (WASHINGTON POST BOOK WORLD)

---

## 作者簡介

---

愛德華·O·魏爾生 ( Edward O. Wilson )，一九二九年生於美國阿拉巴馬州。他現任哈佛大學小法蘭克·B·貝爾德 ( Frank B. Baird, Jr. ) 紀念教席科學教授，兼比較動物學博物館中的昆蟲館館長。魏爾生教授於一九七六年獲得美國國家科學獎章。人性是什麼？於一九七九年贏得普立茲獎。本書是作者主要著作，即一套三部曲中的最後一部，另兩部著作分別為昆蟲社會 ( The Insect Societies, 1971 ) 以及社會生物學 ( Sociobiology, 1975 )

---

## 我們能用得掉遺傳的包袱嗎？

魏爾生教授在他那本引人爭議的暢銷書——社會生物學——裏頭發動過一次科學的革命因而把生物學和社會科學聯結起來。現在，在這本贏得普立茲獎的畢生心血之作裏，他一刀刺進了關於先天、後天爭論的心臟地帶，砍倒了古老的偏見和當代的誤解——他直指著人類的完美性這個觀念而挑戰。

\* \* \* \* \*

魏爾生指出：我們評價為最有人性的那些性質——諸如利他性、道德、宗教、甚至愛情——都只不過是我們「自私」的基因所佈下的生存策略，它們遠在我們可稱為「人」之前便開始透過生物的演化而逐漸塑造，幾百萬年了……而今天依然繼續下去。

\* \* \* \* \*

人性是什麼？一書界定了人類意識之演化的下一步驟。假若我們要生存下去——而今天這個世界比起人類剛誕生之時不知更要險惡幾許——那麼，我們必須在真正成為「人」的意義中，以嶄新的科學瞭解為手段，而導出希望來。

---

---

---

引導我們行為的，是自由意志？還是那  
超過我們控制力之外的遺傳力量？

人性是什麼？

為我們這一代揭開了一個新頁，並引導我們走向最重要的爭端：  
到底我們的命運是由  
倫理上的選擇來決定的？  
還是由生物上的事實而  
先天決定的？

遺傳乎？環境乎？

在我們這一代最重要的爭端之中，冒出了一個嶄新而光輝的科學綜論  
，其中包含著對於人和社會動物那個問題的  
驚人答案！！

\* \* \* \* \*

- 慈悲之心是由遺傳的自利性所引發的嗎？
  - 攻擊性可否由文化教養來加以約束？
  - 為什麼男人的性關係要比女人來得雜亂？
  - 性除了生殖以外還有別的功能嗎？
  - 小孩子是否生來就會說謊？
  - 宗教信仰是否有必要存在下去？
  - 我們的遺傳天性是否限制了社會改良的可能性？
- 
-

# 目次

|                       |     |
|-----------------------|-----|
| ● 譯者弁言.....           | vii |
| ● 序.....              | ix  |
| ● 第一章 困境：何去何從？.....   | 1   |
| ● 第二章 遺傳：先天的決定性.....  | 14  |
| ● 第三章 發展：成長的過程.....   | 49  |
| ● 第四章 萌發：邁向文明的歷程..... | 66  |
| ● 第五章 攻擊：防衛與侵犯.....   | 90  |
| ● 第六章 性：生殖與結合.....    | 110 |
| ● 第七章 利他性：捨己爲人.....   | 137 |
| ● 第八章 宗教：凝聚社會的神話..... | 157 |
| ● 第九章 希望：瞻望前程.....    | 182 |
| ● 術語彙解.....           | 198 |
| ● 註釋.....             | 208 |
| ● 索引.....             | 252 |

# 第一章

---

## 困境：何去何從？

偉大的哲學家休謨（D. Hume）所謂具有難以言宣的重要性之核心問題是：「心靈如何運作？」而且，又「爲什麼它如此運作而不以其他方式？」把以上兩個問題綜合起來考慮，便是：「人的終極本性究竟是什麼？」

我們總會以猶疑甚或恐懼的心情來面對這樣的問題。因爲，如果人腦是一部含有億兆個神經細胞的機器，則心靈可以或多或少解釋爲：「有限的化學與電流感應的活動之總和」，而這「有限」所限制的正是人類的遠景——我們是生物性的，我們的心靈無法自由翱翔。假若人類是依照著達爾文式的自然淘汰律（天擇）而演化，那麼人類便應是遺傳機率和環境必然性所造成的，而不是經由上帝創造之手。神性仍然可以在物質的終極單位也就是在夸克微粒（quark）和電子層的根源中找到〔居翁（Hans Küng）在質問無神論者時問得好，他問道：爲什麼世間總是「有」些東西，而不是一無所有？〕而不是在物種的根源中尋得。無論我們如何用隱喻和想像來潤飾那硬梆梆的結論，它在上一世紀的科學研究中，仍然保住了哲學上的合法地位。

在這個毫不令人心動，但却又被公認的命題上，沒有任何解答出現。它是我們對人類處境作嚴肅考慮時第一個最重要的假設。要是沒有它，各種人文和社會的科學便都會逗留在表面現象的描述上，正如

沒有物理學的天文學，沒有化學的生物學，沒有代數的數學一樣。有了它之後，人類本性便可以開放成爲一個實證研究的對象，生物學便可應用於通材教育，而人類的自我觀念也可以因此而真正地豐盛起來。

## 第一困境：方向何在

但是如果這新的自然主義是在真理的範圍內，要去追求這種主義便好像總會引發出兩個鉅大的精神上的兩難困境。第一個是：沒有那個物種（我們自己的也算在內）具有超越於該物種的發生史所締造的生存指令以上的目標。物種可能會有廣泛的潛能以導引自身，或作心智上的進展，但是牠們都缺乏內在的目標，也沒有超越於牠們當時所置身的環境之上的任何助力來導引牠們；或牠們的細胞結構內更也缺乏自動導引牠們駛向進化的目標。我相信人的心靈也是如此構造的，它受到這種內在的基本箝制，而被迫用一套純粹的生物工具（biological instrument——指人類天生的身體結構）去做抉擇。如果人腦確是依自然淘汰律而演化的，那麼連美感判斷和宗教信仰的能力也應是透過同樣的機械過程而形成的。那些表現來自遠古人類對環境的直接調適（adaptations）；或是大部份經由較深沉而隱微的次級活動所累積而成之結構。

在此，我們所爭論的問題要點在於：腦之所以存在乃是因爲它促進了基因（genes）的生存與多樣化，並且指導它們如何結合。人心乃是一套生存與繁衍的設計，而理性思考不過是其中的一種技術罷了。溫勃格（Steven Weinberg）曾經指出：即便是對於物理學家來說，有關物質的實情也是極其神秘的，因爲其構成含有太多的非或然性（improbability——超過可能的性質），非人類的心智所能理解。我們可以將這種卓見倒過來看，且更加強這一觀點，以便了解：人類的智能並不是用來理解原子或它本身的，而是要用來促進人類基因的生存。好深思的人都知道，他的生命總是以一種不可理解的方式受到



生物學上所謂個體發生史（ontogeny）的法則所支配，且其中總要經過多多少少順序固定的生命階段。他了解到，以他那個物種所特有的驅力（drive）、智慧、愛情、驕傲、憤怒、希望、和焦慮為本，他們能確信不移的乃是：最後他也只能幫忙這一物種去完成一次永恆不變的輪迴而已。詩人曾將這一真相界定為悲劇。葉慈（Yeats）則稱之為「智慧的由來」：

葉雖多，根則一；  
在逝去的青春裏  
我向著陽光搖幌花葉；  
如今却以萎黃現出真相。

簡言之，第一個困境便是：我們走投無路。物種在它自身的生物本性之中缺乏外在的目標。在往後的百年內，人類很可能會將科技與政治串聯起來；會解除能源與物質的危機；會抑止核子戰爭；且會控制生育。這個世界起碼可以希望獲得一個穩定的生態系統以及溫飽的人群。但是，再接下來呢？到處都有受過教育的人喜歡相信：在物質的需求之上，人還需要使其潛能得以充分發展及實踐。但「實踐」到底是什麼？而潛能又要到什麼地步才算是充分發展了？傳統的宗教信仰早已被腐蝕，它之所以被腐蝕與其說是由於它的諸多神話對於自身的反證，還不如說是由於人們終於覺醒，認為信仰實際上是生存的機轉。各類宗教就像人類社會的其他體制一樣，會不斷演化以便增加其本身的持久性以及對其信徒的影響力。馬克思主義和其他幾個世俗宗教對其信徒所提供者不過是物質幸福的承諾，以及對於出自人性結果的合法逃避罷了。它們也一樣以集體的自我膨脹作為目標，而促使自身更形強韌、更具活力。法國的一位政治觀察家白賀費德（Alain Peyrefitte）曾經以羨慕的口吻稱述毛澤東道：「中國人都曉得經由